

# 潘虹与『妈咪』卢燕的电影往事

◆ 朱光



■ 潘虹为卢燕庆生

## 不用替代品与只买二手货

电影是追求拟真的影像艺术——人和道具越是由内而外、自外而内地接近生活真实,就越是能接近情感真实,从而令观众信服角色。

潘虹随手拿起桌上的西餐勺子,用右手两个手指夹住长柄模仿吸烟嘴的动作:“拿烟嘴与香烟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,拿香烟可以向下,但是烟嘴是举着,向上的,即便象牙杆很重。我们现在做道具可能会用塑料的替代品,举着就不累,但是妈咪那一代人从来不用替代品——用了替代品,重量、质感就不对了。”

但是在1989年去美国拍电影的中国剧组不多,无论是导演谢晋,还是潘虹,抑或首次担任男主角而“触电”的濮存昕等青年演员都没有在美国的生活经验,而《最后的贵族》聚焦的都是“贵族化”的海外华人,因此,“到了美国后,我们都听妈咪的。”

剧组预算实在是有限,但是卢燕的表演要求是“不用替代品”,因而她建议——去二手店,二手店都是真品,但价格便宜很多,且银幕上是看不出服装道具是一手还是二手。卢燕之所以不选择“平替”,是因为:“买真品买的其实是它的概念。”潘虹道:“你看两件衣服似乎一模一样,但是穿上身,真品就是妥帖、各种合适!”他们甚至还会去买二手鞋:“但是鞋楦和东方人不一样,妈咪还开着车带我们去找地方改楹型。”她教会潘虹——懂得看细节。在美国如果没有卢燕“带路”,“我们就像迷失了方向的航船。她给我们开道,标准都在她那里。有时候谢晋导演也要先听她的意见。”

## 外交官的女儿与监狱里的妓女

潘虹扮演的李彤,在电影中出身外交官家庭。但是生活中的潘虹与大部分不愿意受束缚的艺术家一样,日常穿着首选松弛感服饰乃至不爱穿袜子、不擅长穿高跟鞋。“我可以穿旗袍,但是我真正——学会穿旗袍,是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。”穿旗袍,其实是一种从头到脚的约束。潘虹身穿旗袍候场时,往往会因为天热和放松,行云流水地一坐下来就跷二郎腿,随后拎起旗袍前襟给自己扇风——此时往往已经解开了立领的第一颗盘扣,有时候甚至因为实在天热就把一侧的盘扣也解开一颗。

“妈咪一看到我这样,就会叹气”,潘虹开始模仿卢燕的声音,幽幽而惋惜道:“穿旗袍第一颗纽扣不扣啊,是不正经的女人!”一旁卢燕的大女儿黄汉琪露出感同身受的表情感叹:“啊呀对呀,我们年轻时不懂,也会热得解开第一粒纽扣,被妈咪说是坏女人!”

潘虹在大冬天里连说带演高温下穿旗袍的样子特别有画面感,在座宾客都忍俊不禁。她补充道:“当时谢晋导演知道我穿不惯,只允许我睡觉的时候脱掉,其余十几个小时都必须穿旗袍,还要我穿细高跟鞋跳恰恰!”她伸出食指和拇指比划了高度——近乎10厘米,“天热,我喜欢光脚的呀!穿旗袍、穿高跟鞋都很不舒服!”潘虹的情绪又转为低沉而稳定:“妈咪此时看着我说——不舒服,那就对了!舒服的,都是瘫倒的——记住,你演的,是外交官的女儿。”

外交官的女儿,就是哪怕被误抓入关妓女的美美国监狱,都是有一种孤傲的气质的。影片中,就有这个场景。“我们是真的在美国的监狱拍的哦,哎哟这个味道大啊,观众是看不出来的。”潘虹身处这样的环境中,依然保持昂首挺胸、鹤立鸡群的姿态,就是因为“穿惯”了旗袍。“当你真的与服饰融于一体,不觉得不舒服了,那就是开始融入这个角色了。因此,成为这个角色,首先要穿戴舒服他(她)的服饰。”

“妈咪从来不会批评我们,她只是看着,笑笑”,潘虹环顾宾客补充道:“有时候谢晋导演看到她笑,也会心里很没底地追问一句——啥意思啊?那怎么搞?妈咪一笑,我们就要发颤,我们就要自省。”



■ 卢燕与大光明电影院历史长廊里的“自己”合影,身后为影人李亦中



■ 卢燕热爱生活

## 灰眼睛的男舞伴与抱小狗的女演员

就连潘虹在片中,错失濮存昕扮演的陈寅的爱之后,遇到的情感寄托——一位有家庭的男士,应该选什么样子的,也要听听卢燕的。潘虹说:“妈咪说,你要选一个灰头发、灰眼睛,穿灰色衣服的男人。我们都没看到过灰眼睛的男人。为此,妈咪陪我们海选了三天的,找到了一位符合这个形象的演员。”潘虹第一次遇到他,是在一次舞会上,对方成了她的舞伴。“我看着他眼睛是看不到底的,灰眼睛的男人给你的所有信息都不是肯定的,但是又仿佛充满了智慧。”片中,潘虹扮演的李彤在圣诞前夜期待他能与自己共度,但是他最终没来。第二天,李彤就离开纽约去了威尼斯,在喃喃自语道:“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”之后,入水——她期待自己能因此回到黄浦江、上海。“妈咪说,因此,过节时你要买一个更大的火鸡,可是对方没来——这才更凸显是一个悲剧。”

潘虹透露,“导演都听卢燕的。大师就是大师,你在妈咪旁边,就只有顿悟,没有其他。她还经常问我们——你爱看哪些书?我们这一代演员还自诩看得蛮多的。但是,她说,你看过原版的吗?原版的与翻译的,还是不一样的。”说着,潘虹还会向卢燕“撒娇”:“妈咪是嫌我们没有文化。”卢燕听力不如以往,但是依然普通话、上海话乃至英语切换自如:“我现在有点——木知木觉。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确实有些女演员最终选择了出国。有一位原本冉冉上升的女演员嫁到了美国,也会来看卢燕,手里还抱着一条小狗。潘虹说,卢燕一直替这位女演员感到可惜:“你这个形象,这个face(脸),哪怕在国内演最基础的角色,也不应该来这里……”

潘虹说到最令人动容的,还是呈现海外华人思乡的场景:“这也是妈咪教我们的——就去唐人街的烧腊店,走过、回头,走回去盯着看那个挂着的鸡腿滴下来的油,什么也不用说,就什么都有了……”

冬日暖阳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,有一位身穿大红色羽绒服的银发奶奶坐在轮椅里,一边与家人摆好造型,一边招呼一旁的著名演员潘虹、电影人李亦中以及电影《菜肉馄饨》制作人顾晓东和编剧金莹一起入镜。合影完毕,这位银发奶奶问:“‘译意风小姐’在哪里?”李亦中立刻回复:“就在大光明电影院的历史长廊里。”她兴奋起来:“好,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这位银发奶奶,就是今年99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奥斯卡奖评委卢燕。就这样,她的两个女儿黄汉琪、黄汉颐,还有电影《最后的贵族》里的女儿潘虹,一起去陪她看看。

## “译意风小姐”与中美演艺桥梁

卢燕的生日是12月5日——一度被网上讹传为11月或1月。此番,她受已进入建校130周年倒计时的母校——上海交大的盛邀,回国和老友相聚,“一路过生日”。在整整80年前的1945年,她还上海交大读书之余,在大光明电影院兼任“译意风小姐”。这个岗位有点像是如今的“高级口译”——在放外国电影时,她站在一侧向观众即时“英译中”,讲述剧情故事。

找到自己在大光明电影院历史长廊里的当年相片和视频片段时,卢燕高兴地笑了,并且自豪地表示:“当时观众都要买卢小姐翻译的那一场电影票。因为别的‘译意风小姐’只是说谁谁在说什么,而我是会演出来的。”说罢,她还摆了个姿势……她的两个女儿黄汉琪、黄汉颐此番全程陪同,也是第一次看到大光明电影院里的母亲妙龄旧照,感慨万千。卢燕当场拿过金莹递来的黑色签字笔,在自己的青春留影下签名:“卢燕,2025年12月7日”。潘虹带头鼓掌:“妈咪,赞!”

潘虹喊卢燕“妈咪”不是一天两天了——自1989年起,卢燕和她在谢晋导演的电影《最后的贵族》里扮演母女起至今。当时,潘虹也就二十三四岁,她在剧中的角色李彤,与濮存昕扮演的陈寅有对手戏。而当时五十岁出头的卢燕与年轻演员的情谊绵延至今。11月30日,卢燕观看自己2020年翻译的剧本《小郡之秋》由北京人艺上演,演员中就包括濮存昕。他在现场告诉观众卢燕生日将近,大家禁不住一同鼓掌庆贺。

当年,谢晋想寻求艺术上的突破,选择改编白先勇小说《滴仙记》为电影《最后的贵族》。当剧组赴美之时,仅有几十万美元的预算。捉襟见肘之际,他们得到了卢燕的鼎力帮助。卢燕1947年从上海交大财务专业毕业后,随母亲、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桂芬移居美国檀香山。李桂芬其实最初并不主张女儿“步其后尘”,沾染演艺,但是最终血脉里的天赋,使得卢燕成为两岸三地的梨园乃至影坛、甚至美国演艺界与中国演艺界之间的桥梁。尤其是自1988年之后——这一年,卢燕开始担任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评审执行委员,她还能撬动美国影坛同行。

扫码看99岁的卢燕遇见19岁的“自己”

